



责任编辑:代世和 编辑:宋亚娟

春天的事

(组诗)

徐澄泉

在盛大的春事中小寐

春戏轰轰烈烈上演
我静坐草丛中央
看天空蔚蓝,风筝逍遥
情侣缠绵柳下
几个老者,自说自话
晒着彼此的太阳
我是其中哪部分?

打探别人的花事多么危险
一不小心坠入桃花的深渊
我以春风为马,以花瓣养鸟
把甜言蜜语献给爱人
终究圆不成一个好梦

几粒现实主义的鸟鸣淋下来
我在菩提树下顿悟——
蚂蚁卑微,蜜蜂勤劳,蝴蝶多情
我是它们共同拥戴的王

春天的第一首诗

不是料峭枝头的梅花
不是拱破厚土的小草
不是吐露新芽的柳条
不是先知先觉的水上鸭
不是风中恋花的蝴蝶、啄泥的燕子、飞天的纸鸢
不是雨里悄然苏醒的万物

春天的第一首诗
是一个人,一群人
赶往春天路上的
好心情

农事温柔

一场春雨
敌过美人的娇羞
和帝王的天下

播谷的农夫
一粒
一粒
把布谷吐露的心声
撒在他的春梦里
并把他的江山和美人
一一细数

一粒一粒的春雨的温柔
一粒一粒的布谷的嘹亮
正好映衬他
幅员辽阔的抒情

寻找春天

徒步五千米,去城郊
寻找春天

沿着黄昏小路,我看见
三只狗,两只鸡,一只猫
亲密互爱,卿卿我我,旁如无我
几枝桃花正红,李花正白
菜花满山,黄金遍地
蜜蜂下班,不问花事
倦鸟归巢,不问俗世
农家别墅,炊烟四起
歌声响起。从城里归来的一路男女
满载丰收和笑容,如风飘过
香气袭来。从乡野归去的几对情侣
相拥鲜花和爱情,昂然走过

半轮明月爬上山坡
一池春水荡起微澜
我独自徘徊乡间
只找到一份宁静

乐山乐水,那连绵不绝的乡愁

曾华俊

峨眉山——乐山大佛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名录以来,蜚声国际,引来无数观光造访者,给乐山文旅经济带来巨大影响与变化。如今,在乐山旅游发展的故纸堆中,我有幸找到一位叫车国成的乐山人,上世纪60年代初,他曾撰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宣传家乡山水的文章《乐山山水》。

1962年2月24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乐山山水》的文章,并配发国画大师李可染的一幅国画《江边大佛》,引发人们对乐山的向往之情。

车国成,出生于1934年的五通桥,7岁时来到乐山城区,居住在老霄顶下的铁门坎巷32号。他勤劳善良的外婆靠给人帮佣、做手工挣钱供他读书。而在乐山近10年的学习生活,

也给车国成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车国成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辽宁营口,后调往北京海军某部当卫生员,不久升任副排长。1956年,车国成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大学读书期间曾在《诗刊》发表诗歌。

1962年,车国成在国家经委物资部工作。因为思念家乡乐山的山山水水,他在闲暇之余写下《乐山山水》。文章认为乐山是“一个有色有香有声的美好天地”,山环水绕的乐山有“花草堆砌的芳径,沿着亮晶晶的溪水弯曲地向前伸去,原野上间杂着纵横葱郁的田畦,苍翠繁茂的山林中隐现着各种颜色的花朵;再加上那富有地方色彩的歌声,漫山遍野,娓娓动人……”在作者笔下,乐山的山清水秀,富有诗情画意。作者从老霄顶远眺满城秀色起笔,漫步穿过老公园,经玉堂街来到肖公嘴,再乘船直驶凌云山,瞻仰乐山大佛后去“古柏参天,巨竹干云”的乌尤山,最后以“立在乌尤山顶,极目四望”默念《沁园春·雪》作结。文章旁征博引,文笔流畅,语句优美,在展现乐山山水胜景的同时,对大佛、乌尤的历史文化也涉笔成趣。

后来,车国成回到四川,在成都社科院任研究员,从事物资流通领域的研究工作。虽然长期在外工作和生活,但他一直心系故乡,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乐山,积极为乐山的发展献计献策。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主持沙湾区《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的课题研究和规划编制工作,后来又开展了《四

川乐山发展旅游业的三大效益》课题研究。在沙湾调研期间,他连续发表了《郭沫若旧居的今昔和展望》《春访郭沫若旧居》等文章,用以唤醒人们对郭沫若故居的保护意识。而当都在江堰旅游火热之时,他也不忘故乡乐山还有“绿影一堆漂不去”的离堆,在1994年第6期的《四川旅游》上发表《游乌尤,话离堆》,希望乐山旅游再上台阶。

退休后,车国成随女儿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在国外的日子里,他时刻惦记家乡的发展,利用一切机会向国外的朋友宣传故乡的优美景色和建设成就。2006年,他发表在加拿大《枫华家庭》上的《古稀之年学外语》,特意将乐山和温哥华两地的风土人情进行了一番颇有

有趣的比较,认为“两地山环水绕,蔚为大观”,特别是青衣江畔,“这段山光水色如诗如画的佳境,唐代诗人李白留下的《峨眉山月歌》意味深长,脍炙人口,当代画家李可染的《江边大佛》和钱松岳《青衣江上万木流》脱颖而出,艺术地再现了其生动神韵。”

我们从车国成的文字中,深切体会到作者对家乡的无限深情。当垂暮之年的车国成回到铁门坎故居时,昔日低矮破旧的老房子已被高楼大厦所替代,月咡塘叮咚井古迹尚存,尤其文庙的修葺维护,让老霄顶上的万景楼,更加无愧于“西南第一楼”之美誉。乐山的沧桑巨变让车国成感慨万千,他说:“儿时记忆中的门楼消失了,新时代建设的乐山乐水更加壮丽秀美,一如三江荡漾着我胸中的乡关明月桑梓情怀呀!”



春日,花事

郭志全 画

安置小区,和它不散的旧时光

杨不易

终究还是没能免俗,在孩子进入高三前夕,我们在学校对面租了一个房子,开启近九个多月的陪读生活。在孩子未来这个问题上,能真正做到洒脱的父母,大概也没有多少吧。我也是最近才明白这种心情。

是个看上挺老旧小区,查了一下资料,说是当年为附近农民下山建的安置房。下午出去转街,果然看见小区旁边一幢房子挂着一个牌子,某某镇某某村村民委员会。某某镇就在附近山区。看来这安置小区,不但安置了村民,连村里的机构都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了。

走在街上,却看不见一丝农村的迹象。这里是繁华的市区,小区后门就是地铁站。

但在小区里闲走,总感觉哪里不一样。跟自家住了11年的小区比,氛围完全不同。转了两圈,总算发现了不同之处,原来是转角长条椅上,三五个老头老太坐在上面闲聊,或者自行车棚门口,小凳子围着一张桌子,四个太婆正在打麻将。走到大门处,门旁竟也设了两把长椅,都是男男女女坐成一排聊天……

正觉得有些趣味,突然破空传来一声问候:“眼镜儿,你要出去哇?”看看旁

边并没有戴眼镜的人,愣了半天,才问那守车的大姐:“你,在问我?”不是你还有哪个?“哦哦,我出去买点菜……”

这便恍然回到老家杨桥的大院门口。一年四季,但凡不太忙的日子,院门口总是坐着一排闲人。自然,如果是冬天,必然是艳阳天,晒着暖和。夏天则躲在屋檐下的阴影里,恹恹欲睡,有一句没一句的。

或是一根砍倒的树子,或是几块能挨上半个屁股的石头,也有从家里搬来小凳子的,就那么坐成一排,望着沿着山沟向远方延伸的大路,说些闲话。无论你是回来还是出去,总要从人群中穿过,收到此起彼伏的问候。不外乎去哪里,或者回来了啊。寡淡无味,却有一种熟悉而安心的热情。

如此,便明白了这个小区和其他小区的不一样。大概在10多年前,也许一个村,也许几个村的人们,集体搬离了他们的村庄,来到这里继续做着邻居。茶余饭后,依然保持着在农村的交往方式,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认识的,随口打个招呼,也有回应。或者干脆在小区门口安了一排椅子,继续聚在村口聊闲天的时光。

类似的城市生活,从前大概还有厂

区住房。大家同在一家工厂甚至同一个车间上班,下班又住在同一个小区或者大院里,所以保持着亲近的邻里关系。

而后来的商住房小区,购房者来自五湖四海,彼此并不相熟。因此哪怕住在对门,也是老死不相往来。我自己买的房子,住进去11年了。一层楼4户人家,几年前有一家相熟的,却是租房户,后来搬走了。其余皆不认识,倒跟其中一家在楼道堆放杂物的问题上吵了一架。

如此想来,在那个小区里,最与我相熟的,是一个每天早上出门锻炼的大爷。他住在我家楼上不知哪一层,因为我经常早上跑步,所以颇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碰上总会招呼一声。后来聊了两回,原来他老家也在农村,跟我老家是相邻的县,因为儿子在城里安家,所以才搬来同住。我们维持的,其实是一种农村的邻里习惯。

在这个租来的房子里,已然住了一个月,慢慢适应了它的氛围,像是回到杨桥的农村大院生活。不知道一年之后高考结束,会不会也有些舍不得离开?

但实在说,在城市里住得久了,对过于亲近的邻里关系,也是颇有些不受用的。

二十平方米的春天

汤飞

金黄的油菜花 in 朋友圈盛放,浓浓的春意几乎要溢出方寸大小的屏幕。“隔屏观花”犹如看球赛,虽能放大、回看、在线聊天,却让人感到彼此距离之远。鸟的翱翔与欢歌、和煦的春风、枝头的嫩芽、绚烂的桃花都是春的杰作,对于自小在乡村成长的少年来说,不亲眼瞧瞧春光无限,亲耳听听蜜蜂嗡嗡吟唱的乐曲,终究有所缺憾。

不过没关系,生活总有遗憾。某些无关紧要的,渐渐淡如水,变成映照其它主角的廉价镜子。而意外,偶尔遥遥给予回应,使之释然。

那天清晨,我走过熟悉的路口,目光一转,居然发现了熟悉的油菜花。约莫一米宽、二十米长的黄金带依偎着一条土路,植株纤弱,花儿星星点点。如果说徐家湾连片的油菜花田是花之湖,那么眼前的风景顶多是一条微不足道的浅溪,任凭清风多么殷勤,亦翻腾不起壮观的浪花。

城市的边缘楼房林立,还零星剩了些未穿水泥外衣的狭小土地。有人不忍眼睁睁看它们闲置,便辟作菜园。他们在城郊专心侍弄巴掌大小的菜地,乐此不疲,姜葱蒜、白菜、莴笋属于常规操作,谁料其中还有油菜。

很明显,二十平方米的瘦小庄稼地并未承载主人的丰收厚望,但也不是作为观赏花卉而存在。播种时无欲无求,生长时听之任之,收获几何则随缘。然而,它们绽放的花儿比我在照片或视频里见到的更加鲜活、真实,至少没有经过滤镜的多此一举。

我临时改变路线,踏上那条从未涉足的黄金地带,花几分钟时间欣赏只有二十平方米的春光。俯身,降低视线,把它想象成一片海洋,仿佛童年的自己置身于广袤的田野,沐浴于扑鼻的花香里。

年少时惊艳于一眼望不到头的浪潮,大江大河滔滔不绝,如今终于学会安静品赏溪流

的某一朵浪花。万紫千红总是春,小花幽放同样是春,纵然不够热烈,不成景致,但绝不能轻视。

我心满意足地离开,这种感觉仿佛是用一块拳头大小的蛋糕庆生,排场档次有差别,可仪式感、满足感丝毫

不差。假以时日,这些似乎数得清植株的家伙会慢慢冒出生角果,由饱满的青色变为成熟的枯黄。时机一到,紫黑色或黄色的籽粒便是它回报给主人的惊喜。山谷虽寂寞,但野百合也有春天;路边的油菜非但有春天,而且有明天。它们的生命以漫不经心的潦草开头,却不自轻自贱,不畏惧雨霜,不辜负春光,自行车写浓墨重彩的故事。区区二十平方米,就是整个世界;短短数月韶华,便是充实的一生。

